

I

戴定澄澳門音樂文化
研究三文

J P C
H K

在灣區交流中彰顯澳門音樂的獨特價值

澳門是西學東傳、西樂東漸的首站，也是中樂尤其是嶺南民俗音樂南移目的地之一，是中西音樂文化的匯聚點。澳門開埠以來的四百餘年間，無論中與西、宗教與世俗、經典與民間等各個範疇的音樂，都有較為清晰的歷史線索和資料存留。

澳門回歸祖國後，特區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對推動音樂文化發展不遺餘力，而民眾更充滿音樂熱誠，使澳門有著豐碩的當代音樂成果。這些成果既具有中華文化的基礎底蘊，又有在此基礎上自然形成的中西交融、相容並蓄的氣質，在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交流中有著獨特的藝術價值。

十六世紀中葉澳門開埠，形成了中西音樂文化交匯互鑒的最初



二十世紀上半葉，澳門街頭的西式樂隊
(若瑟·利維士·嘉德禮 (Jose' Nerves Catela)，
《永不回來的風景——澳門昔日生活照片》，2001，頁 249)

體驗。其後至十九世紀末，世俗音樂的興盛與多元音樂文化的持續並行成為澳門常態。二十世紀後的澳門，匯南北交通之便利，集東西文化之大成，歷史的傳承，文化的積澱，使得各股樂流於此時此地匯聚、交融，形成一幅多層、多維的畫卷。

與嶺南文化同宗同源的澳門民俗音樂，包括鹹水歌、農事歌、地水南音、龍舟、粵謳、小曲、兒歌、生活音調、八音鑼鼓等，糅合了當地文化風俗，構成了澳門的自身風格，一些留傳較好的原始音響，在人們耳際復原了澳門當年的民間文化情景；而土生葡人歌曲和土風舞曲等，則是流傳甚廣、為人喜聞樂見的品種。

澳門的道教和佛教音樂各有特色，是中樂南移的典型例子。如澳門吳慶雲道院五代相承、口傳心授的科儀音樂，繼承了傳統，又吸收了本土的音樂養分，集歌、舞、樂為一體，是澳門獨有的文化遺存，也是嶺南音樂文化的共有文化財富。而具有獨特歷史背景的天主教禮儀音樂和本地作品，以及澳門新教歌曲，則同時展現了中西結合的特色。

十六世紀下半葉至近代，由於西樂（如軍樂、室內樂、彌撒樂、歌劇等）的大量傳入，澳門在藝術音樂領域持續著悠久的表演和創作傳統。當地政府主辦的已有三十餘年（屆）歷史的國際音樂節、年度藝術節，以及由政府統籌的澳門樂團、澳門中樂團，對澳門藝術音樂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眾多民間音樂社團，如澳門青年交響樂團、管樂協會、長虹音樂會、弦樂協會、集樂澳門協會等，在政府相關基金的常年資助下，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大批青年學生從這裏出發，在國內、歐美等著名音樂學府深造，取得不凡成績。如澳門土生土長的青年才俊廖國敏，先後在茱莉亞、柯蒂斯等音樂學院深造，是被費城樂團委任的首位華人助理指揮，也分別被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和香港管弦樂團聘請為澳門國際音樂節節目總

監和樂團駐團指揮。

澳門近代的鋼琴音樂創作亦引人注目，不少以澳門情懷為主題的鋼琴作品，在音樂的題材、體裁、結構、呈現等各方面，均甚為難得。如夏理柯（Harry Ore），作為一位音樂家，二十世紀 20 年代曾在澳門居留，留下眾多表演、教學、創作印跡，其所創作的一些澳門題材作品，留下了也許是外國人運用華人（嶺南）民間音樂素材創作鋼琴曲的最早記錄，亦曾對音樂大師馬思聰的創作產生重要影響；長期在澳生活的區師達神父（Aureo Castro）的中國風味鋼琴作品《澳門景色》、《小妹妹舞曲》，林樂培的「古曲新譯」及為澳門幾位後輩寫的《舅舅組曲》等鋼琴作品，都是澳門重要的文化庫存。

葡語族群音樂家的創作及表演，豐富和補充了澳門的藝術音樂形態。如白世門（Simao Barreto）以葡語國家的民歌為基礎，寫作了大批由此改編的弦樂四重奏、室內樂配樂朗誦，由室內樂伴奏的藝術化民歌等，澳門出版發行了他的多張唱片專輯和樂譜集。



澳門回歸後，古老聖保祿學院遺蹟
（大三巴）下的現代音樂表演活動
（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供圖）

都市流行歌曲、本土音樂劇、兒童歌舞劇、爵士和搖滾音樂、各類嘉年華音樂，以及澳門特有的娛樂場所表演音樂，同常年持續舉辦的本土流行音樂節、爵士音樂節、馬拉松搖滾音樂祭、新人新歌的電視比賽、一連數日在海邊舉辦的「Hush 沙灘音樂會」等大型活動一起，因著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精神和澳門同大灣區城市及國際社會便利的文化往來，也因著澳門地區較為發達的休閒文化和相應環境等條件，為民眾喜聞樂見，形成了自身發展的特色。

澳門的音樂特色同其得天獨厚的歷史文化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既連接以嶺南文化為基礎的大灣區及至整個大中華文明，又聯繫以葡語國家為主的西方音樂文化。懷抱「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使命感，灣區音樂文化交流方興未艾。在此過程中，澳門應充分發揮中、西相交的文化橋樑作用，同灣區城市在文化上互惠互利、相輔相成。

近年來，灣區不同城市的音樂表演和學術事項已愈來愈多地參與到澳門政府及民間社團舉辦的各類音樂節、藝術節、學術研討會等活動中，而如何將國際音樂節一類的活動在灣區城市擴展，既延伸音樂節的影響，又可突破澳門文化市場小的局限，是值得考慮的事項。不少音樂社團在特區政府支持下，主動「走出去」，投入到灣區不同城市的藝術活動中，取得了成效。澳門的學術界也積極將澳門和大灣區音樂文化向葡萄牙及歐美國家介紹推廣，產生了良好的反響。特區政府文化部門可同灣區城市一起，對文化藝術交流和建設作進一步的研討部署，亦可設立專項基金，不斷完善和優化有關政策和機制。

筆者深信，隨著人文灣區建設在高度、深度和廣度上的進展，澳門音樂將以其獨具的特色及文化橋樑作用，進一步彰顯其文化價值。

（本文原載《光明日報》，2021年10月12日）

百年古樂融入煙火人間

弦樂婉轉、鑼聲陣陣、噴呐和鳴……曾經只能在道場裏聽到的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如今已走出宮觀、道場，融入煙火人間。在一個個現代舞台、一場場道樂欣賞會上，空靈玄妙、古韻悠揚的道教科儀音樂，贏得人們的廣泛讚譽。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科儀音樂就是道教儀式中所使用的音樂，也是民族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因其傳承脈絡清晰嚴謹、記錄詳備，相容正一派與全真派兩大派系特點，且具有濃郁地方氣息，2009年被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2011年5月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澳門道教文化歷史悠久、積澱深厚。作為一個漁港的澳門，早期漁民信奉的媽祖，從某種程度上也屬於道教信仰系統。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不少道教正一派散居道士從廣東移居澳門，廣東道教科儀及音樂由此傳至澳門。當時，澳門漁業興盛，漁民們每遇新春開航、歲晚休航、滿載返航或喜慶嫁娶等，都要禮請道士上船做道場以酬謝神恩。

對此，澳門道教協會會長、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第四代傳承人吳炳銑有如下記載：「本人幼時跟隨祖父及父親到船上觀看『做道場』，當時在澳門半島沿下環街至沙梨頭海面一帶，每逢農曆二月、四月、五月、八月、十月，冬至前後及歲晚，是漁民舉行嫁娶及酬神的日期，『做道場』的音樂喧天，鑼鼓聲響在海面此起彼落，好不熱鬧。除吉祥道場之外，漁民因白事而舉行的度亡道場亦需要散居道士上船做法事。」筆者手頭有一些珍貴的視頻，是十九世紀葡萄牙人在澳門漁船上拍攝的疍家人結婚禮儀，也是一種道教的現場儀式。只見新郎新娘穿著喜服站立中間，道士們吹著噴呐、

敲擊著法器，口中念念有詞地為新人祈福。空靈悠揚的樂聲營造出既喜慶又莊嚴的儀式氛圍。

澳門道教科儀以正一派為主，道場音樂沿用風格清新明快且具濃郁本土氣息的正一派音樂。到了清末光緒年間，因澳門正一派道長周升真與廣東羅浮山沖虛觀全真派道長梁叔雅私交甚篤，澳門正一派音樂得以吸收莊重典雅、具宮廷韻味的全真派音樂，道教兩大派音樂在澳門滲透交融，形成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兼蓄兩派的特點，有著獨特藝術風格。

然而，自二十世紀 60 年代起，隨著澳門經濟的轉型，漁業萎縮、漁民減少，澳門道教科儀及其音樂面臨生存危機，有日漸式微的傾向。如今澳門的道教科儀音樂，主要以吳慶雲道院所傳承的為代表。該道院由吳國綿於清末創立，經第二代吳錦文、第三代吳天桑、第四代吳炳銑、第五代吳炯章的傳承，科儀音樂以口傳心授的方式遺存下來，成為澳門道教正一派科儀音樂保留較為完整和系統的代表。

為弘揚中國道教文化，2001 年，吳炳銑聯繫澳門道教團體及人士發起成立澳門道教協會。為傳承和推廣道教科儀音樂，在吳炳銑的主持下，隨後又成立了澳門道樂團，樂團主要演奏以吳氏家族為代表的澳門正一派散居道士做道場法事時使用的樂曲，將道場音樂原原本本地演繹出來。

這些年來，吳炳銑致力於道樂在澳門的傳承，不僅在文本展演、出外交流、道樂培訓、創立澳門少年道樂團等方面做得有聲有色，更注重在大時大節於道教協會寬敞的道場式場地或在大街上合適的場景下進行傳統道教科儀的當代演繹，例如每年度的新年祈福儀式、道教文化節祈福儀式等。一些祈福儀式連開多場，每場出席的信眾都濟濟一堂。吳氏道樂的清唱、清奏、唱唸、唱奏等各種形

式都在儀式中大放異彩。

為了讓非遺傳承薪火不斷延續，澳門道樂團持續多年推進道教科儀音樂進校園並取得累累碩果。每年的校園道樂歌曲比賽、道教新曲創作比賽都有各個學校的學生踴躍參與。通過吟唱道樂歌曲、創作新曲，以及生動的場景體驗，進一步激發了同學們對道教科儀音樂的興趣和認知。越來越多小樂手的參與，讓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更添朝氣與活力。

除此之外，澳門道樂團還把道教科儀音樂搬上舞台，融入揚琴、古箏、笙、琵琶等更多樂器，通過聲光電子、影像等形式昇華舞台表演的觀感，讓更多市民了解和接受道教文化。

長期以來，澳門道教科儀及音樂皆以家族或師徒形式傳承，很少留下文字及曲譜記錄。所幸 2009 年澳門道教協會在澳門基金會、文化局的支持下，整理彙編、出版了《澳門道教科儀音樂》一書，為祖國的音樂寶庫留存了珍貴的資料。由吳氏流傳下來的 500 餘首道教科儀音樂曲目的記譜工作終於完成，這些曲目體裁樣式豐富、曲調悠揚、結構完整、風格鮮明，乃澳門道樂之精華。不少由吳氏第三代第四代傳承人口述、專家記譜整理出的澳門道教樂譜第一手資料，也已經成為筆者擔任主編的《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澳門卷》中頗具特色的文獻。

如今，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的傳承與推廣越來越受到重視，它的歷史文化價值也持續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由於處於澳門這樣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環境中，澳門道樂兼收並蓄、自成一格，成為展現澳門音樂多樣性的又一奇葩，同時也是認識和研究澳門本土音樂，乃至嶺南地區民間音樂及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標本。

（本文原載《光明日報》，2025 年 4 月 15 日）

（雜談）澳門何以成為「東亞文化之都」

澳門能夠獲評「東亞文化之都」，是澳門文化及其歷史傳統發展的一個水到渠成的成果。澳門的文化優勢，在於其開放包容的歷史傳統和連綿不斷的守正傳承，同時又在「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基礎上，發揮著無限的文化創意。長期的文化積累，形成了澳門以中華文化為主流，中西交融，多元並存的文化特色和相應的文化性格，在當今世界格局中有著文化文明示範的價值意義，有著講好「中國故事」的話語優勢。可以說，澳門城市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已成為澳門一張靚麗的「名片」。

澳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佈的「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稱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漢文文書》和《功德林寺檔案手稿》，以及政府積極發展「演藝之都」的規劃，更有眾多列入國家非遺的澳門文化項目，放眼觀望，皆見光輝。當選「東亞文化之都」，正是澳門水到渠成的文化碩果。

筆者的一首合唱曲中有歌詞這樣表述澳門：「民風淳樸，風景如畫；藝術多元，美食飄香；人情溫暖，守助相望；中葡文化，東西流芳。」是比較形象的描繪。

這一靚麗名片將給澳門文旅乃至整個澳門發展帶來新機遇和新挑戰。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定位，澳門如何在本土、灣區、國家和國際的不同層面做好文化為本的交流，發揮「名片」效應，擴展不同客源，迎接四方來客，以文化澳門的形象展現給世人，是一個現實的新機遇。

而如何在中西文化共融的語境下，運用文化之都的資源和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的政策，在國際層面和東西方文化間建好溝通橋樑，傳播中華文化，詮釋中華文明，進而產生疊加效應，對於澳門背靠

祖國、面向世界的長遠發展，則是一個新的挑戰。

筆者有幸在內地、港澳台地區、日本、英國及北歐等地的高校學習，工作，講學。就多年在不同地區的文化體驗而言，深感澳門文化傳統的獨特性。本人不少關於澳門城市音樂文化的專著或文論，在內地、港澳台、葡萄牙、英美等地出版或發表，可見無論是華人地區還是國際學界，都頗為關注澳門的文化特色。

澳門應該進一步彰顯「東亞文化之都」的魅力和文化使命，深入認識其特有的文化內核，不僅為之自豪，更需在傳承、創意、教育、推廣各方面為之不懈努力，在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文化之都的特色。讓文化在新時代煥發新活力，擔負起澳門應有的文化作為，並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將文化傳播功課做實做深，不負使命，行穩致遠。

（本文原載《澳門日報》，2024年9月26日）